

近代中国五波留学热潮

□ 熊月之

一部中国近代留学史,大半部与上海有关。无论是留学欧洲,还是美国、日本、苏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大多从上海出发。无论是出国学习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归国后很多也留在上海发展。

辛苦治学 忠心报国

近代以来,留学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论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应当说以中国为最。以目的地而论,可分美国、日本、苏俄与西欧。以路径而论,可分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两大类:政府主导包括官派公费、庚款留学等,民间主导包括私人自费、企业或富人资助、党派组织、勤工俭学等。

近代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潮,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1872年至1875年,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鼎力支持,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6年,李鸿章奏准由福建船厂学生及艺徒30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与驾驶。1881年,李鸿章又奏准一些船厂学生赴英法学习。

近代中国的第二波留学热潮,始于甲午战争失败后,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举国震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对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日本与中国,情势相类,风俗相近,路近费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逐渐成为朝野共识。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首批留学生13名,各省也陆续派遣学生赴日。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广开新政,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并宣示预备立宪,各种官派留日、自费留日风起云涌。此后,鉴于留而不学、鱼龙混杂等问题,中日两国政府联手对留学资格、招生学校作出限制,留日势头有所遏抑。即使如此,到1909年,中国留日学生仍有3000多人。估计清末10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

近代中国的第三波留学热潮,持续时间较长。鉴于大批中国学生留日,美国感到必须与之争夺中国留学资源,以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影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1000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于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分3批招考留学生。第一批录取金邦正、梅贻琦等47人,第二批录取赵元任、胡适等70人,第三批录取梅光迪、张福运等

63人,共180名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1911年,作为留美预科的清华学堂正式成立。1925年,中国在留美学生总数达2500人。以后有所起伏,但整体保持上扬态势。

近代中国的第四波留学热潮,是留法勤工俭学。出洋留学,费用昂贵,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当时,考取官费留学者大多出自江浙等地富庶人家。有鉴于此,李石曾、蔡元培等留欧先行人士,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边打工,一边求学。对此,法国政府表示热诚欢迎,积极予以配合。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人启程离沪,到1921年11月13日104名勤工俭学生被遣返回国,前后不到3年时间,先后有近2000名中国青年抵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份,以四川(472人)、湖南(356人)人数最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等。以勤工俭学方式出国留学是一大创举,使留学人选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从富庶家庭扩展到贫寒子弟,也加深了内地进步青年与上海这座沿海大都市的联系。

近代中国的第五波留学热潮,是留学苏俄。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在远东各国培养领导干部。1921年4月,苏俄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国内班和外国班,外国班分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等。1921年,中国班学生有36人;到1923年,增加至52人。他们可分为两个来源: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汪寿华等;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等。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成功。1925年,苏联在莫斯科建立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入学。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停止选送学生留苏,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撤回中国。1928年,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为

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直至1930年秋停办。

与政府选派、政党组织成规模的留学相一致,民间留学也很发达。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陆续有零星的中国人西航欧洲,留学教廷所在地梵蒂冈。鸦片战争后,这一留学通路仍在延展。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等3人随美国人鲍留云(一译布朗)赴美留学,一举开启近代中国民间留学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留学规模不断壮大,目的地更为多元。如颜永京1854年赴美,留学俄亥俄州建阳学院;舒高第1859年赴美,后获医学博士学位;何启1872年赴英留学,后获医学硕士学位;辜鸿铭自1873年起先后留学英国、德国,获博士学位;伍廷芳1874年留学英国,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881年起,宋耀如在美国圣三一学院等多所学校留学。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兴办新政以后,民间留学人数急速增多。以留日学生而论,自费生大体占40%—50%。民国时期,民间留学更胜于前。据1924年《留美学生录》统计,在留美的1637名学生中,自费为1075人。有“棉纺大王”之称的资本家穆藕初曾资助罗家伦等5人留学,有“烟草大王”之称的简照南曾连续3年资助37名学生留学,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经费则来自南开大学的“范孙奖学金”。

近代中国留学欧美与日本、苏俄等地的总人数,累计超过10万人,其规模之宏大与影响之广泛、深邃、久远,均为同时代世界之最。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时起时伏,但总体上呼啸向前。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梳理近代中国留学史,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相当多的留学生与上海有关联。他们绝大多数从上海出发,也经上海归国。这是因为上海很早就成为中国的远洋交通枢纽、远洋客运中心。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东流

入海的终点,航运优势无可比拟。内河航运方面,到19世纪末,从上海到重庆全线通航轮船,极大地便利了长江流域有志留学的青年向上海流动。远洋航运方面,航行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及南洋的轮船,大多数经过上海与香港。就航运距离而论,从上海出发到西欧与美国的一些主要港口大约相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抢先开通了到上海的远洋航线。1844年,有44艘次外国商船进入上海港。1845年,美国商船驶入上海港,将美国至横滨的航线延伸至上海。1849年,进入上海港的外国商船达133艘次。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香港至上海的航线。此后,法国、德国、日本的商船也开辟了至上海的远洋或近洋航线。

1873年,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派船航行日本、美国、东南亚和西欧等地,运货载客。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世界级著名客运港口。从上海直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的航线,都有定期客轮,且每条航线有好几家轮船公司经营。

与航线发达、航班众多相适应,上海码头建设不断发展。到1870年,虹口境内黄浦江岸建有汇源、怡和、旗记、伯维船坞、顺泰、海津关、同孚、虹口、耶松船坞、耶松船厂、宝顺、仁记等十几个外商码头和船厂。到20世纪初,上海港有5个码头可停靠国际客船,分别是公和祥码头、太古码头、日本邮船会社三菱码头、亨宝洋行码头与宝隆洋行码头,虹口沿黄浦江地带成为繁忙的外洋客运中心。

出国留学是一项牵涉面众多的复杂工程,除了轮船、码头等硬件设施,还有管理、服务等许多软件需求。特别是留学预备工作,如出国前的培训、出国手续办理、服装置办与信息咨询等,都对离岸城市有所要求。近代上海在这些方面都在国内领先。

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4批派幼童留学

美国。这些幼童就籍贯而言,广东籍84人,江苏籍21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籍各有1到8人不等,广东籍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果从航行距离考虑,从香港出发最合理,彼时香港亦有通往美国的航线。但这4批学生都是从上海出发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留学不同于简单的跨国旅行,不是买了船票、提了行李就可登船出发,事先还要有出国培训,包括中英文强化训练、官府训话、外国礼仪须知等教育。为此,清政府在上海设立西学局,建立出洋预备学校,聘请专门教师负责此事。相关章程规定:无事不准出门游荡,擅行私出三次者即除名撤退,争闹喧哗、不守学规、慢视教令、屡诫不改者亦予以除名。同时,在预备学校里,读书时间多,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显然,要连续几年实施这样的出国前培训教育,对离岸城市的师资质量、管理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出国培训这类工作,不光官派留学需要,有些民间自费留学也同样需要。邹容在1901年秋自四川赴日本自费留学,便是先在上海停留,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那时,上海外语培训班多如米铺,英、日、法语均有,后又增添俄语,日校、夜校均有,费用也不贵,很多人都是先在外语培训班打下一定的语言基础后再出国留学的。最典型的是穆藕初,赴美国留学时已34岁,此前的英文基础就是在外语培训班打下的。

至于赴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难度更高,那是自费与组织相结合,即经费由各人自己负担,但报名、签证、联系船票等事宜由华法教育会在各地的分会具体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籍贯以四川、湖南二省最多,都是先从家乡到成都或长沙等地集中,再会聚上海一起出发。彼时,虹口码头附近的客栈生意兴隆,一些学校和居民家中也会住满候船学生与送行亲友。每逢大批赴法学生来沪,或者留学生乘船出发,上海各界特别是各地寓沪同乡组织都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或送别会。留学生在黄浦码头登轮启航时,码头上车马纷纭,送行者络绎于道,蔚为壮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据《解放日报》



流淌历史的缩影 浓缩城市的文明

——读《伟大的中国大运河》

□ 潘玉毅

同样介绍一个人、一处景、一件物事、一段历史,有的人讲来干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而有的人讲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讲述者不同,呈现的方式不同,给受众的感觉天差地别。毫无疑问,中国国家博物馆团队是很好的讲述者,由其编著的《伟大的中国大运河》用简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示着大运河的今昔。

于很多读者而言,这本书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沉不只是因为书本的分量和手感,更是因为历史的厚重。全书从世界的运河讲到中国的大运河,从2500余年前春秋时期开凿的古邗沟讲到“诗路”雅意绵延至今的浙东运河。在谋篇布局上,以大运河的十大河段为叙事脉络,将全书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卫河(永济渠)、通济渠、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十个篇章,每一个篇章都罗列了不同河段两岸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风物及人文胜迹,更有文物、地图、照片、示意图等作为佐证。间或穿插文人吟咏的诗句,使得运河的气韵更显灵动,仿佛它是活的一般。不知不觉,将人从现实中剥离开来,带回到几百上千年前,得以看见运河两岸的风光和场景,伴

随着闹与静、盛与衰的演绎,走过一程又一程、一年又一年。

就文章的体裁而言,《伟大的中国大运河》当属说明文,语言严密准确,通俗易懂,文字朴实无华,没有故弄玄虚的味道,而是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科普与阐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河流是阻隔交通的屏障,也是连接两岸的纽带,还常常是文明的起源之地。逐水而居,依水而生,因水而兴,自古以来,传统村镇的选址几乎都与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发展之源。民间有句俗语,叫作“要想富,先修路”。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交通还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的古代,舟楫是人们出行、运输的主要形式。对于船只来说,有一条宽广无垠、四通八达的河流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比如大运河。皮日休《汴河怀古》的其中一首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论功不较多。”

千里运河,连通南北,造福多少国人。古代南方的士子文人进京赶考靠的是它,商贾贩夫南来北往靠的也是它,堪比“国之大者”的漕

运离不开它,就连乾隆六下江南,也是沿运河而往……历史书上抖落的几片碎纸屑,十之八九就有多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与大运河有关。

我在读《伟大的中国大运河》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所在的城市慈溪,位于后海之南,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亦是浙东运河的所经之地,故而看到浙东运河篇尤其读到介绍宁波的文字,倍觉亲切。作为中国大运河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浙东运河是我国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它西起杭州西兴,东至宁波甬江入海口,全长250余千米,将内陆的大运河与海丝之路相连接,为推动中外商贸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浙东何以繁华?便利的水运交通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着非凡的意义与作用。据说,浙东运河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200千米航道,被称为“当代正在使用的活态的交通博物馆”。

正如大运河将沿线城市和风光串珠成链,自北向南,各显特色。《伟大的中国大运河》将流动的大运河送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对运河,对运河两岸的城市,对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功莫大焉。

小苦微甘韵最高

□ 吕传彬

银杏,因叶如鸭掌,银杏又称鸭掌树。有人称它为“孑余植物”。孑是独自,余是残存,独自残存的意味并不好受,但终究是活下来了,它把所见所闻都浓缩成果。

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日用本草》言:“棠初始入贡,或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颜色白也,今名白果。”白果味苦、微毒,因于艰辛就不免心苦,或生出怨毒;但银杏已经很节制地自我调节,不让苦味一发不可收拾,只要熟食、少食即可。白果入饌,有它这半岁应有的风度,如腐竹白果粥,腐竹散发豆香、白果回感绵细,加上微甘、微苦,更能尝出幽奇。

白果延年益寿,宋朝时被列为皇家贡品,也在文人雅士间盛行。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有《鸭脚》诗,诗云:“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符。蜂虿因入贡,银杏贵中厨。”说明白果极其珍贵;后国舅姪友梅兔臣自千里外捎来的白果,有感两人情谊,再写:“鸭脚虽百个,得之诚可珍。”杨万里则对赠银杏特别有心得:“累累数丈路相邀,小苦微甘韵最高。”而向亲爱吃、擅吃的苏东坡,这次不聊美味,只在银杏树盛果之时,以“一树擎天。圆圆点点文章”,将其比喻为佳文一篇,以表达对此树的仰慕之情。

民国年间,署名“老鸪”的诗人则叹:“世人但知秦松松,此物灵异皆毋同,歌罢犹惜三叹息,如此婆娑老树无人识。”言罢间。

既是对银杏的无限歌颂,也隐隐带着“有志不获骋”的感伤。这让我想起广东话“食器”,拥抱器、零分、一无所获,“食白果”也是,此处白果非果,而是鸡蛋,两者都指白忙一场,“吃了个寂寞”之森。

老鸪或许忘了,这本来是一条孤独的路,也是一探时间的树。

银杏别名“公孙树”,阿公种树,孙辈收果。三代百年的传承与邂逅,在银杏的生命里也不过是恒河一沙;它无须被谁看见,也以不费力自诩,因为活着即是最有力的证据。每一片抖落的叶,都雕刻着那些璀璨的风景,而微苦的果啊,吃着吃着,也就回甘了。

